

芬芳
一叶

与“新市民”为邻

□杨汉柱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不少城里人都有了这么一个想法,那就是不愿与那些从乡下安置过来的“新市民”为邻,尤其买新房时都想离“新市民”的住房远一些,原因无非嫌他们身上陋习太多,比如,谈吐粗俗、举止不雅、不讲卫生……对于这些我以前也有同感。然而自去年夏天我搬入新居并与一批“新市民”相邻而居之后,就彻底改变了这一想法,以往对“新市民”一些偏见与误解也随之消除。

我家新居位于当地市区城东新区的城乡接合部,原来是一个专门种植蔬菜的普通小村,后来这个村的土地被征用,20多户村民的房屋被拆迁,这片土地被开发成一个拥有多幢住宅楼楼的居民小区。至于这批村民也成了“新市民”,并被安置在这个小区的一号楼。我家新房正好在该小区的二号楼,因此便与这批“新市民”成了前后邻居。我家住在三层,而对面新邻居们家的大门与窗户经常敞开着,加上他们一有空都喜欢聚在底楼车库房前做家务、聊家常,所以这批新邻居们的很多言谈举止、生活状态常常无意中被我耳闻目睹。

记得刚搬进来不久的一天午间,我在自家阳台上看书,此时对面楼上几位居民坐在楼下空地上聊天。聊着聊着,有两个男人不知为什么话题突然争论起来,紧接着嗓门一个比一个高,最终俩人竟然对骂起来,而他们几位邻居连忙在一旁劝和着,不一会争吵平息下来,继而又回到原先聊天状态。想不到傍晚时分我意外地看到那两个原来争吵的男人竟然又说又笑,像没有发过争吵一样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这样的场景我又看到过几次。直到后来与他们混熟了才知道,这些争吵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事,因为他们的性格脾气就是心直口快、有啥说啥,邻里间习惯于有事当面说,有时虽说是争吵但并无恶意,而且争过吵过就罢,从不往心里去。我想如此超常“秉性”,在我们“城里人”中是很少具备的。

其实,对面楼里那些所谓争吵并不多,而邻里之间和谐相处、互相照应的感人场景却经常让我看到。比如,有的人家做了好吃的,习惯于送给左邻右舍一起品尝;有的人家孩子放学后无人看管,邻居们就会主动过去照应;有的人家来了亲戚家里住不下,邻居们会争着给腾房借宿……有一次,他们楼里有一个4岁男孩在楼下玩耍时走丢,整幢楼的居民都被牵动,大家自发地丢下手头活计满大街帮忙寻找,直到这个男孩找到了大家才放下心来。总之这些事例很多,几乎天天都有发生。虽然都是一些平常小事,但让人倍感暖心与舒心,因为这才是真实的邻里关系、才是人们想要的居住氛围。

要说让我最羡慕的是对面楼里经常笑声不断、热热闹闹,充满着友善、充满着生活气息,这些与我们后面几幢居民楼里清冷冷清,邻居之间少有往来的情景形成了强烈对比,当然这些截然不同的“情景”会引发不同的结果。比如有一天,对面楼里一位老太太正巧一人在家,谁知深夜突发急病,对门邻居听到动静后马上赶过去,及时拨打了120急救车,接着又喊来几位邻居帮忙把老人抬上救护车,并一起跟到医院护理。由于送治及时、护理到位,老太太有惊无险,最终被治愈。而我们后面几幢楼里也发生过几起老人突发急病的事,但少有邻居前去帮忙,每次他们家人都要为之忧得团团转,有时顾了前而顾不了后,有的还因此而引发悲剧。要说其中原因,主要是邻里之间过分封闭,有人家中一旦有了困难,邻居们确实不知晓,加上邻里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,从未有过互帮互助的习惯。

与“新市民”相邻而居时间长了,我知道他们长期住在乡间,原先生活一直比较散漫,性格上是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,生活上也确有一些陋习,要他们一下子彻底改掉不太可能。但这些并不是他们的主流,在他们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善良正直、勤劳朴实,是讲团结、重友情、懂报恩,这些正是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不可缺少的素质,作为城里人应该与“新市民”求同存异、和睦相处,尤其要虚心学习他们的优点,至于在选购住宅时一旦与“新市民”相邻,就应该坦然面对并倍加珍惜。唯有这样,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文明、生活也会更加和谐。



云中之城

朱晨昱

梅信到窗前

□苏杭书

嘉庐君:

见信好。这是正月第一信,祝福新春迪吉,允符遥颂。你信中说博物苑梅花正盛,前日又见鹏公照片,知道苑内白玉兰已开,真令人想念。此地近来气温升降剧烈,玉兰尚无消息,梅花已次第开了。某日一早出门,骤见邻家斑驳的东墙外一株白梅盛开,有金黄肚皮的狸花猫从远处相接的屋顶走近,卧在花下晒太阳。周围建筑原是冷落破败,这一幕却真让人觉得喜欢。

这里如今变得很萧条,疫病流行之后,游客绝迹,银阁寺近旁的店铺关了大半。当中有的其实是前几年旅游业最盛时新开,挤走了原先的小店,现在又悄然散去。有一家冰淇淋店,从前我下了大文字山,总喜欢混在游人里买一个抹茶蛋筒吃。那时生意非常好,店家也大方,供应充足的茶水与休憩空间,这家店现在也关了门。我家周围一片地皮被投资民宿的商人买去,旧屋据说都要拆掉。木构建筑拆起来很快,几天下来就只剩平地。空出的地皮很长时间都没有动工,去年梅雨时积了许多水,盛夏长满高过人头的蒿草。我很喜欢的那家叫“玉响”的猫咖啡店,也在拆迁范围内。去年四五月,最是人心惶惶的时候,玉响家的主人贴出向贫困学生免费提供午餐的海报。那位姐姐常年从事流浪猫救助工作,生活很不容易。我很喜欢她的店,听说新店要搬到京都站附近去,那里房租更便宜。

京都站东侧一片的地名叫“崇仁”,是京都著名的、也是全日本最大的“被差别”地区(同和地区),即自古以来受歧视、被排除出主流社会的群体的聚居地。这些历史遗留问题,恐怕与人们印象中美好的京都有很大差距。日本自古以来是严格的身份社会,越是历史悠久的地方,身份制度越森严。日本一向对“污秽”(kegare)有强烈的排斥与恐怖心理,

“污秽”的概念源自神道教与佛教,泛指不洁、不净的状态,包括死、瘟疫、性、女人的身体、分娩、血、犯罪等等。因而从事“污秽”职业的群体被视为贱民,在江户时代叫作“秽多”,即字面意思的“许多污秽”。屠户、皮革匠、处刑人等都属于“污秽”的范畴,他们世代被排除在贵族及四民居住的区域之外,京都中心区域边缘的崇仁地区正是这样形成。

既有“污秽”,那么也有相应的解决之法,譬如神社的仪式就能起到祓除污秽的作用。此外,盐也有清洁之用,日本古代传说中,从黄泉之国回来的伊弉诺尊为祓除黄泉的“秽”,就在海水中完成禊祓仪式。不知你来京都时可曾留意,街中民家门口偶尔会安置小小的白碟,堆着锥形的盐,叫作“盛盐”(“盛”作动词解,意即“堆积的盐”),便有除厄招福之意,在祇园等商铺众多的古老街区尤其常见。讲究传统的本地人若刚参加了葬礼,回家时一定要撒盐,完成“清洁”的仪式后才能进门。韩国也有撒盐除厄的风俗,不知起源何处,他日再考。

明治维新之后,虽然废除了贱民制度,但世代受到歧视的贱民群体及居住地很难一夜间消失。当时,来自朝鲜半岛的劳工也只能住在过去“秽多”聚居的地区,这又形成了近代以来日本新的“被差别”群体及区域。从前有人毕业找到工作,公司一看此人家庭住址在被差别区域,常会因此解除劳动合同。恋爱过程中,一方家长若发现另一方出身被差别区域,大多会坚决制止,因由此拆散的恋人不在少数。为解决这一严重的人权问题,日本政府和各公共团体提出了“同和对策”,“同和”是“同胞融合”一词的略语,原是为解决歧视而创造的、含义美好的新词,但很快与“被差别”一样,同为人们所避忌。因此,如果说精致完美的传统艺术、神圣清洁的寺院神社是古都

值得骄傲的门面,“被差别”问题则是与之相对的暗面。如果说优雅博识、恪守传统的“京都人”是合乎人们想象的古都形象,那么世代居住在“同和地区”的被差别群体、在日朝鲜人则是被无视、被掩藏的存在,尽管他们也参与构筑了古都的传统与文化。2014年,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决定在2023年搬到崇仁新校区,这些年来崇仁地区也一直在进行拆迁与重建,不知未来那里的历史问题与风貌会不会有所改变。

我家附近还有一户人家,院内有一株漂亮的小叶梔子,花期很长,与园中竹从相映成趣。这户人家名牌上写着“大桃”,可爱且罕见的姓氏,印象很深刻。但去年年末发现,那株梔子竟被砍掉,名牌也已撤去,院门口挂出售的牌子。不知是老龄化严重的缘故,又或是奥运会延期导致此前短暂的房产泡沫破灭,最近街头屡屡看到房屋或地皮的出售广告。我们刚刚经历了经济腾飞,对萧条可能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。但此地已持续萧条了几十年,人们平静地接受现实。有时在深夜电车里看到疲惫不堪的上班族,总觉得非常可怜(虽然我也一样可怜),也很理解为什么他们总喜欢下班后去小酒馆喝一杯。若没有那样的地方暂作栖息,如何能消解整日的疲倦、面对明日的绝望?眼下因为紧急事态宣言,所有餐馆夜里八点都要关门,街中早早陷入沉寂。从前夜里若不想做饭,就随便去周边馆子里吃点东西。有一家小居酒屋,烤鸡串、章鱼腿茶泡饭很美味,我总当宵夜吃。而今这家店已倒闭了大半年,我也习惯了在冰箱囤积足够的食物。夜已深,窗外风很大,先写到这里。书信集的选题已通过,盼望你作序,也想请你一起想想书名。祝你与家人一切安好。

松如

辛丑端月十七

走马
天下

宜家餐厅看食客

□陆小鹿

早些日子听朋友说,每天早晨九点钟,宜家餐厅会提供中式早餐。一家瑞典家居大卖场,会做中式早餐?我颇有些好奇,便找了一个有闲的清晨,骑着共享单车去了家附近的宜家家居大卖场。

本想在那好好享用一顿早餐,不料疫情期间,餐厅取消了早餐服务,要等到十点钟才开门。

既来之则安之吧,不如吃完午餐再回家。十点钟快到时,宜家大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,一半以上是年长的爷爷奶奶们。

上电梯时,站我前面的是两个头发花白的爷爷。我跟着他们上楼,拐向餐厅,很奇怪,他俩也不去取餐处排队,而是直接走到餐厅的尽头,“还是坐在这里,老地方,空调风大暖和”。原来,他们是去占位,将两张桌子搬到一起,凑成了六人桌。

我选好食物,午餐还是老品种,瑞典丸子、虾饼、蚝油牛肉饭……吃饭没有新花头,

观察附近的食客,倒是一个新乐子。

看前边,大约是老年闺蜜团聚会。几位阿姨打扮得山清水秀,一人买了一杯咖啡。我好久没来宜家,如今餐厅已改装成了ins风,原木桌,天花板悬着仿真绿植。阿姨们聊了会几天,便开始以餐厅为背景,拿出手机互拍照片。然后,凑近头靠头点评,像少女一般兴奋。我猜,过一会,她们肯定会挑出最美的照片发朋友圈,假使秒收到赞,定能二度兴奋——女人嘛,无论老少,能有机会穿着漂亮衣服拍美美的照片,总归都是开心的。

左边是一家三口:爷爷、奶奶、小孙子。估计放寒假了,小孙子暂由爷爷奶奶来看管。宜家餐厅环境好、暖气足,小孙子过来做寒假作业,爷爷奶奶在一旁看iPad,午餐就在宜家餐厅里吃,不用自己烧饭煮菜了且可以节省掉自家空调费,实属经济又实惠的选择。

也有像我一样的独行侠,偏坐一隅,喝着果汁,正在刷片。其实,愈是人来人往的地方,

愈能不受干扰,我尤其偏爱这“热闹中的独处”,什么都不用说,什么都可以看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。

之前提到的六人桌,则是一群老伙伴们在畅聊。他们自己准备了栗子、花生等小吃,但也买了咖啡,一人一杯——来餐厅消磨时光,多少得消费一点。老人们聚在一起,聊得最多的还是小辈:工作、房子、孙子……都是话题。他们聊得精神抖擞,我想起退休在家的公婆常说,总不出门是会闷出病的。志同道合的老人们不定期约个会,拉拉家常,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。我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待多久,但我由衷地替他们开心选对了地方。

人,需要群居,也需要独处。不挑客、高性价比的宜家餐厅,满足了不同食客的不同需求,“靠餐厅拉动客流量”,可以说是店家最明智的生意之道吧。毕竟,很多人不过抱着“去吃个饭,再顺便逛逛大卖场”的念头而已。